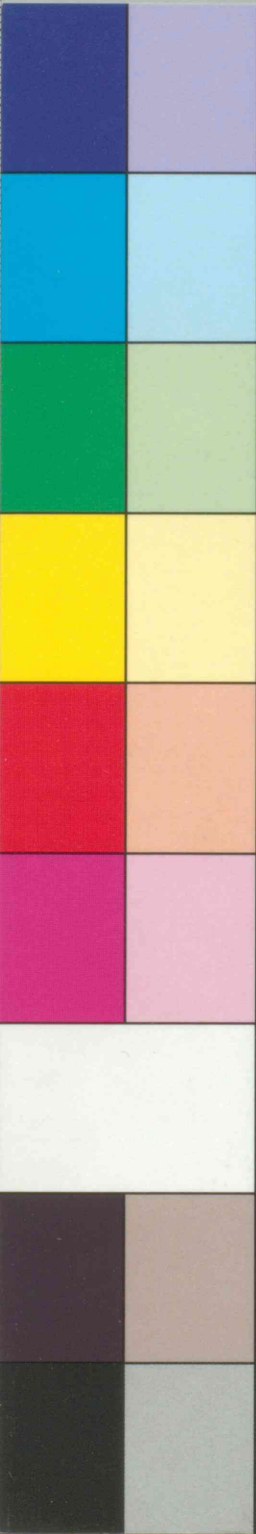


訂改
新編漢文教科書
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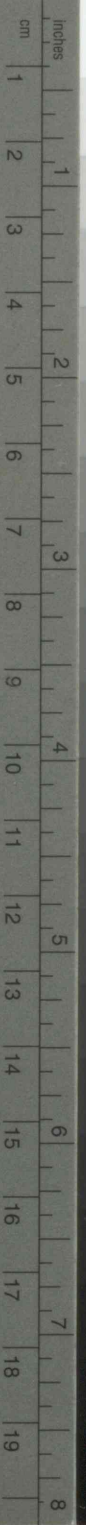
4a
820
BA40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41902

教科書文庫

4
820
41-1907
2000 68003

資料室

4a
820
明40

教育部省定檢濟 中學教科書 漢文用科書 明治二十四年四月二日

簡野道明校訂
國語漢文研究會編

改訂新編漢文教科書

東京 明治書院



改訂新編漢文教科書 卷五目次

袁州學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岳陽樓記	登岳陽樓	春望	鴻門之會	范增論	孺子可教	留侯論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韓信拜大將
李	蘇	范	杜	杜	蘇	蘇	蘇	蘇	李	李
觀	軾	淹	甫	甫	甫	軾	軾	軾	軾	軾
一	三	六	八	八	九	一六	一九	二一	二五	二五

目次

Handwritten notes in the top left margin, including names like '袁州學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and '岳陽樓記'.



韓信破趙 史記

王彥章畫像記

上高宗封事

膽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練習)

柳子厚墓誌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鈞鐏潭記

鈞鐏潭西小邱記

捕蛇者說

死於虎者 檀弓

種樹郭橐駝傳

雜說四 (練習)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歐陽修 二七

胡銓 三一

林長孺 四一

韓愈 四三

柳宗元 四八

柳宗元 四九

柳宗元 五〇

柳宗元 五二

柳宗元 五五

柳宗元 五六

韓愈 五八

韓愈 五九

送李愿歸盤谷序

香爐峰下新卜山居艸堂初成

爭臣論

論佛骨表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潮州韓文公廟碑

黃州快哉亭記

赤壁之戰 (練習) 十八史略

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

赤壁

題赤壁圖後 (練習)

玉川網香魚記 (練習)

韓愈 六一

白居易 六四

韓愈 六五

韓愈 七〇

韓愈 七五

蘇軾 七六

蘇轍 八〇

蘇軾 八三

蘇軾 八四

蘇軾 八七

袁枚 八九

安積信 九〇

三島毅 九一

歸去來辭 淵明天彭田園詩人元祖

歸田園居 (練習)

桃花源記 (練習)

代悲白頭翁 (練習)

陳情表

慈烏夜啼 (練習)

張中丞傳後序

段太尉逸事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過平原作 (練習)

青石 (練習)

朋黨論

周文王武王 (練習) 十八史略

陶潛 九四

陶潛 九六

陶潛 九七

劉廷芝 九八

李密 一〇〇

白居易 一〇二

韓愈 一〇三

柳宗元 一〇九

曾鞏 一一五

文天祥 一一九

白居易 一二〇

歐陽修 一二二

歐陽修 一二四

伯夷頌

文天祥不屈 (練習) 宋史紀事本末

正氣歌 (練習)

論語抄

馮煖客孟嘗君 戰國策

牽牛 孟子

四端 孟子

景春 (練習) 孟子

齊人驕妻妾 孟子

魚我所欲 孟子

舜發於畎畝之中 孟子

格言五則 (練習)

韓愈 一二七

文天祥 一二八

文天祥 一三三

論語抄 一三六

馮煖客孟嘗君 一三八

牽牛 一四三

四端 一五〇

景春 (練習) 一五二

齊人驕妻妾 一五二

魚我所欲 一五四

舜發於畎畝之中 一五五

格言五則 (練習) 一五六

格言五則 (練習) 一五七

訂改新編漢文教科書 卷五

袁州學記

李

覲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
 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
 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厄不行。三十有二年。
 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
 懼。人才放失。儒效闕疎。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
 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陜隘不足改

李覲字泰伯
 宋盱江人。以
 文章知名。嘉
 祐四年卒。年
 五十一。所著
 有盱江集。
 宋史仁宗紀。
 慶曆四年。詔
 天下州縣立
 學。

黝，玄糾切。說文，微青黑色也。
舍，同釋菜，蘋蘩之屬。始立學者，必釋菜禮先師也。

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竝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靚。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賢。

詩經。人情世態。詩。君子之於信。蕩舟。振舟。也。書經。堯舜禹湯。周。孔子。春秋。仁。三。禮。政。禮。也。

惟。也。也。也。

禮記曲禮。天子之六府。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六材者。謂六工所用材物。

君。俾爾由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之憂。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

賴襄曰惟書乎三字收上生下一字千金

賴襄曰引三典尤切於書妙在簡捷是用典之法也故事成語考三墳五典乃三皇五帝之書八索九丘是八澤九丘之誌

用凡
入雅小雅
宗廟、古樂

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

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徙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

賴襄曰此段一篇餘波而風韻姿致全在於此

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岳陽樓記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宋蘇州吳縣人歷官至參知政事皇祐五年卒年六十四謚文正所著有文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

集二十四卷唐書岳州巴陵郡屬江南西道岳州在天岳山之陽故名岳陽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湯音商水盛也

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

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登岳陽樓

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拆。

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春望

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

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鴻門之會

史記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
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
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
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
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
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
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

三四雄跨今古五六寫情
黯淡著此一聯方不板滯
司馬光曰古人為詩貴乎
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詩人惟杜子美
最得詩人之體如春望詩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
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
恐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偏舉
賴襄曰五十萬言中第一等文字不獨其前後布置

向背開合之妙。即事之緩急。語之疾徐。无不逼真。一部二十一史。無復此事。無復此文。
賴襄曰。未得相見句。一篇胚胎。

賴襄曰。悉載問答。不惟見沛公危迫之態。使後人就其語中。按當日情僞。

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鯁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

賴襄曰。借沛公口。敘其交來歷。

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

賴襄曰沛公與樊噲兩人之詞要看其字增減

賴襄曰項伯許諾沛公曰諾項王曰諾張良曰謹諾皆後史所不必著
賴襄曰項王亦豁達大度賴襄曰著范增也一句參

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

差有致。又曰。目蓋斜視。賴襄曰。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前後再敘而略加數語。古史每于此等處見委致。賴襄曰。項伯下不著知其意三字。益見危急閒處。賴襄曰。使後史敘。只曰張良至軍門。告急樊噲。使入救而已。今詳敘問答。又曰其意云云。得此句益生動。

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

脈一肩

賴襄曰先點出劍盾二字有來處賴襄曰敘事用則字法

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陷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

賴襄曰沛公已出云云此句不可無

賴襄曰使後史敘必曰我初持白璧云云今借張良一問見之妙

賴襄曰再提此句為關鍵又見其相去遠近

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閒行

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范增論

蘇

軾

漢用陳平計。閒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史記項羽本紀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又曰。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斬義頭云云。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

將故言冠軍

荀子勸學篇
肉腐生蟲魚
枯生蠶

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

羽之疑也

羽之疑也

羽之疑也

羽之疑也

增與羽比肩
而事義帝。項
羽本紀。懷王
召宋義置以
為上將軍。項
羽為魯公。為
次將。范增為
末將。

弑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孺子可教

史

記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

官注

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常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

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

留侯論

蘇

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

能忍與不能
忍是一篇主
意

楚人謂橋為
圯

鼎大而無足
曰鑊

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已危

伊尹為阿衡
而相湯伐桀
太公望為師
尚父而佐武
王伐紂
鮮美也。腆厚
也。鮮腆。謂自
好厚。尊大之
義耳。

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

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
 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
 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
 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
 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
 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
 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能忍之氣。
 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
 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李

白

子房未虎嘯	破產不爲家	滄海得壯士
椎秦博浪沙	報韓雖不成	天地皆震動
潛匿遊下邳	豈曰非智勇	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	唯見碧流水	曾無黃石公
歎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	

韓信拜大將

十八史略

初淮陰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饑，飯信。信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衆辱之。

王孫猶言公子

干求也

治粟都尉掌
治藏穀

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出我
 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怯。項
 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項羽。不用。亡歸漢。爲治
 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將士皆謳
 歌思歸。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卽亡去。何自
 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謁。王罵
 曰。若亡何也。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
 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
 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
 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是乎。何曰。計必

東能用信。信卽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
 將。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
 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具禮。諸
 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

韓信破趙

史

記

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
 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
 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
 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

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顧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

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閒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葺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

朝

一而程
十殿

○ナラ一ル

信張耳佯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

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修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汗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

梁唐晉漢周

ケル

同

親
車
子
ハ

ハ

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為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

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

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已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上高宗封事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紹興八年宰相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洵洵銓作此書上之王倫字正道家貧無行為任俠建炎元年充大金通問使紹興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國誘致虜使謂蕭哲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借倫來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

劉豫字彥游宣和六年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亂儀真建炎四年七月金人冊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九月豫即偽位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建炎七年十一月廢豫為蜀王豫僭王凡八年廢梓宮以梓木為之親身之棺也為天子制宮者存時

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念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

所居緣生事死，因以為名。此謂徽宗崩五國城，金奪其柩也。太后謂韋太后，宋史欽宗紀，靖康二年五月，康王即位於南，遙上欽宗尊號，曰孝慈淵聖皇帝。閒關猶言崎嶇展轉也。宋史高宗紀，建炎三年十一月壬午，定議航海避兵，己丑御樓船次。

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閒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之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

定海縣，四年正月甲辰朔，御海碇海中，己未，金人陷明州，乘勝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張公裕以大舶擊退之，甲子泊温州港口。

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足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

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

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

孔子曰語見
論語憲問篇

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

行
七二ハニ候

藁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

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謄本胡邦衡上高宗封事序 林長孺

南宋名臣精忠大義貫天地者。其唯胡邦衡乎。當時士大夫氣息奄奄。不敢吐一辭。畏縮逡巡。唯姦臣是媚。以圖苟安。恬然置天下國家于度外。嗚呼。何其不忠不義之甚也。邦衡乃奮然上封事。君子以爲鳳鳴朝陽。其所論駁忠憤激烈。擿盡時弊。刮腸抉髓。攻擊

三十五丁十五九

無遺。足以誅奸臣之心。而奮義士之志。苟從其言。則宋之天下。可以再興矣。而高宗赫怒。連貶竄之。何其不明之甚。宜哉。和成國粹。終不自曉也。朱文公評此書曰。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嗚呼。為邦衡者。雖遇高宗。貶竄于前。而得受文公揄揚于後。則此書之公論。自定矣。天下後世。豈可復置疑其閒哉。頃者。余寫封事一通。置諸座右。日夕朗誦。以尚友。所謂精忠大義。若邦衡者。不亦一大快事哉。後人學文公者。或徒講道學於紙上。未嘗知天下國家為何物。動輒曰。邦衡狂人。封事狂言。噫。若是輩者。天下之罪

人也。不啻天下之罪人也。亦邦衡之罪人也。不啻邦衡之罪人也。亦文公之罪人也。

柳子厚墓誌銘

韓

愈

韓愈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最善古文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諡文所著有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賴襄曰一篇柳宗元本傳與公他碑誌自別而他碑誌終無出此右者以韓銘柳天地鉅觀宜乎其如此賴襄曰篇中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諒柳心處明白如揭真千古知已有此一鏡柳可以瞑矣
 賴襄曰文章是柳一生可傳者故先提出之然後及事業
 賴襄曰諸公一句是柳禍根非昌黎誰能言之
 賴襄曰三例字見非柳一人之罪
 賴襄曰以上略敘文章以下及事業

殿正字。僑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淡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

率
 諸公
 要人
 一要人
 出
 例出
 例依

借

與

賴襄曰以上敘事業然後及交遊氣慨遂趁勢下議論見柳所以終貶謫

藤森大雅曰
 罵盡薄俗蓋

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

樣
 微逐
 詡詡
 大言

子厚交游有此事故昌黎感慨及之連下五相字文有步驟

賴襄曰見柳所以終於貶謫遂又趁勢打算其一生得失而歸到文章上為結筆如游龍

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

節略
尚義

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

取歸

得罷

披教

是州指永州
隙隙同
施施舒行貌

本集臥下有
臥而夢三字

茂草葉盛貌

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始得西山宴游記

柳宗元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

呀然高貌

攢蹙

培塿

培塿結切土之高也一曰蟻封也培薄口切塿郎口切培塿小阜也又小塚也

釋

志記

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坳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鉅鉞潭記

柳宗元

鉗錡 疏水

更所

上ヨリ流ハ

鉗錡製衣服
潭以形似得
名

且好

通近一軒

宸祖租稅
私券買使

迎一途
觀一計

鉗錡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資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而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迥。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鉗錡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潭洲
瑞疾厭

六ノアテテ下テ
居ル形

首段。鉗錡之
勝得之易賞
之至。發末段
感慨端。

飯深
泉梁

集。賣笑

竹相天
止一軒

二段。鉗錡之
勝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鉗錡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廻巧

效
謀
會

豐鎬鄠杜俱
屬右扶風漢
上林苑地
三段、絃感慨
之意

見于感概

獻伎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鄠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

膳
干物
之
藥餌

藤森大雅曰
首段敘蛇之
藥材與永人
之爭捕
藤森曰當其
租入是眼目
藤森曰二段
入本事便是
捕蛇者之言
言不為捕蛇
之役則久已
病矣
藤森曰寫最
苦之狀是苛
政猛于虎之
伏線
藤森曰寫鄉

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擊蹠。癩。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

肥
目

藤森曰
入本事
便是
捕蛇者
之言

藤森曰

藤森曰

隣三世之死
徒應上文吾
祖死于是三
句結構精密

藤森曰三段
明捕蛇之不
幸未若復賦
之不幸之甚
之說不敢求
更役

藤森曰悍吏

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
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
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
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
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
然而駭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
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
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今雖死乎此。
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

之毒。有甚於
蛇。是鄉隣無
日不犯死也。
藤森曰。四段
敘作說之意。
藤森曰。孰知
二字。罵盡當
時蒞事者。

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
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死於虎者 註釋例

檀

弓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之。憑於軾而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必有重憂。憂苦。而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
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一人死虎。便當遷去。以
死。俱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他日有爲苛政猛於
虎也。

孰知
賦歛之毒
年受之更甚
人風政事

子路小子門人
三三三三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黃昏日抄云
郭橐駝傳戒
煩苛之擾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

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能有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

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飡。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雜說四

韓

愈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

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一星名伯樂在天照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

食養
粟
現今日米口用

策箴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

愈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

唐書溫大雅傳造字簡輿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為張建封節度參謀使幽州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石生名洪字

不市不賣

鐵鉞大将

羅烏守押小如

潞川 烏重胤字保君元和五年四月爲河陽節度使御史大夫治孟州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二縣河南洛陽也韓愈時爲河南令

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鐵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

太行山如

鄭餘慶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曰相公

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一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

愈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閒。故曰盤。或曰。是谷。

盤旋從名
盤桓白通
勢阻阻遠

惠全慧

釋名黛代也
滅眉毛以代
其處也
便作恬麗
道古今道古今之
幸願
天命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
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紛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
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
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

鮮小魚也

茹食
孰若イヌク

囁嚅小語謀
私貌一解欲
言不敢出口
也

可以稼一本
作維子之稼

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
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
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
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
足將進而趨起。口將言而囁嚅。處污穢而不羞。觸刑
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

盤旋
囁嚅
上

新陽居

史一頁

仍便
猶印

沿循行也。一本作湘。湘烹也。不祥謂魑魅之屬。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唐太原人。元和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大中年卒。年七十五。所著有白氏文集七十一卷。

盤之阻。誰爭子所窺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艸堂初成

白居易

日高睡足猶慵起。小閣重衾不怕寒。
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峯雪撥簾看。
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爲送老官。
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何獨在長安。

爭臣論

韓愈

陽城字亢宗。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李泌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
惡之。恒卦六五。爻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觀身按節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

有官守者云
云見孟子公
孫丑篇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
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
而尤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
言及於政視政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
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
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
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
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
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

仕不為貧云
云見孟子萬
章篇關以木
橫持門戶也
柝夜行所擊
木也
委吏主委積
倉庾之吏也
乘田主六畜
之芻牧也
招舉也周語
國武子好盡
言以招人過
書尚書君陳
篇嘉善也猷
道也

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
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
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
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
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
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
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
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

陰居之去
陰居之去
陰居之去

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

聞知登用
不敢獨善其身
孟子盡心
篇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
善天下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

傳曰國語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

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論佛骨表

韓

愈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憲宗遣中使迎入禁中愈上表而諫之帝大怒將抵死裴度崔群救之乃貶潮州刺史賴襄曰不論佛法是非而論事佛禍福是告君之體也末段極言其害政理損國體極合事宜如較其是非與原道送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傲如

賴襄曰傷風敗俗結收一段傳笑四方逼出後段賴襄曰讀至于此不覺起舞非韓公不能言又不能見真儒語也賴襄曰況字轉下敏甚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註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

過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變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

賴襄曰一路紆曲敍來直至末尾言處置斷決辣甚

紫一紫

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崇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韓

愈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貶潮州路八千

欲爲聖明除弊事

肯將衰朽惜殘年

雲橫秦嶺家何在

雪擁藍關馬不前

潮州今廣東潮州府潮陽縣將以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我骨瘴江邊。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閒。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

此此之宗
世世之宗

此此

詩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即呂侯也申申伯也莊子大宗師傳說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張良陳平孟賁夏育張儀蘇秦

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

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

隋

指諫佛骨奪

三軍之帥指

諭王廷湊

公謁衡嶽詩曰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我來正逢秋

此此

拜止

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竝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

雨節陰氣晦
昧無清風潛
心默禱若有
應豈非正直
能感通須臾
靜掃衆蜂出
仰見突兀擗
青雲云云

士人
祇曰七手
亦曰民人民

逢吉之謗能信乎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
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
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
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
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
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
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
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權趨之卜地於州城之

疑讀

禮記祭義其
氣發揚于上
爲昭明焄蒿
悽愴此百物
之精也神之
著也鄭注焄
謂香臭也蒿
謂氣蒸出貌
也

莊子天地篇
乘彼白雲遊
于帝鄉史記
天官書織女
天女孫也

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
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
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
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
辟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
詔封公昌黎伯故傍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
書其事於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
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
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

呂覽有始篇
天有九野中
央曰鈞天注
鈞平也為四
方主故曰鈞
天

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作書詆佛譏君
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嶷弔英皇祝融先驅
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
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
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黃州快哉亭記

蘇

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
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
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
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

徐文田卷五

曹操字孟德
孫權字仲謀
周瑜權將嘗
破曹操赤壁
下陸遜亦權
將嘗破劉備
於夷陵

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
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
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
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
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
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
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
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
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

會計一作會稽指簿書錢穀言
 賴襄曰范文正岳陽樓記雖古今所稱而視此篇工拙天淵無它板與活悉與靈異焉耳

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觀其為快哉也哉。

赤壁之戰

十八史略

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舉荊州降操。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操進軍江陵。遂東下。亮謂備曰。請求救於孫將軍。亮見權說之。權大悅。操遣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眾。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群下。莫不失色。張昭請迎之。魯肅以為不可。勸權召周瑜。瑜至曰。請得數萬精兵。進往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言迎操者。與此案同。遂以瑜督三萬人。與備并力逆操。進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

蒙衝

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帷幔。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為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皆指言蓋降。去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烟焰漲天。人馬溺燒。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走還。後屢加兵於權。不得志。操歎息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向者劉景昇兒子。豚犬耳。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

東坡年譜元豐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七月遊赤壁。有前赤壁賦。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

洞通也。洞簫簫之無底者。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論語子罕篇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不
舍晝夜
莊子德充符
篇自其異者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
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

而砥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
同者而砥之
萬物皆一也
此段所本

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
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
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
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
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

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
黃泥之阪。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
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殺。

吳松江出好鱸味異他處

識認

夢草

蘇子所

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

柳鵲

蘇子所

疇發聲也。昔猶前也。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隨園。清錢塘人。乾隆四年進士。嘉慶二年卒。年八十二。所著有小倉山房集。隨園

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赤壁

袁

枚

一面東風百萬軍。
漢家火德終燒賊。
江水自流秋渺渺。
我來不共吹簫客。

當年此處定三分。
池上蛟龍竟得雲。
漁燈猶照荻紛紛。
烏鵲寒聲靜夜聞。

詩話等
周瑜以劉備
比較龍謂孫
權曰恐蛟龍
得雲雨終非
池中物

題赤壁圖後

安積 信

天下何地無月。何處無風。而赤壁獨以風月聞者。非以有蘇子文章耶。夫文章非有金石之堅也。非有山嶽之重也。發諸心。形諸言。著諸篇翰爾矣。而金石可泐。山嶽可崩。惟文章赫赫然。映照于宇宙之間。月爲之加明。風爲之加清。江山爲之加高壯。所謂不朽之盛事者。非歟。彼周郎竭智力以精兵三萬。破曹瞞數十萬之衆。可謂千古奇功矣。而蘇子乃提三寸不律。詠風月於盃酒談笑之間。使百世之下讀其文。想見其人。吟諷贊嘆之不已。而善畫者。又摸寫之以傳。則

不律
事

池
中物

蘇子三寸不律之功。反出于周郎精兵三萬之上矣。文章之盛如此。况聖賢君子道德之懿。照映于宇宙者哉。

玉川網香魚記

三島 毅

玉川在東京西四里許。以香魚名。今茲明治丙子九月初三。友人川田甕江。誘余及小永井小舟。井上櫻塘遊焉。此日適屬陰曆七月既望。追想坡仙赤壁之游。游興更勃然。味爽發軔。殘眠曹騰。不辨所經過。下一阪路。車輓脆。夢頓覺。則既達玉川東岸矣。時旱涸。川身全露。數條淺水。迂回分流。白砂閒。隔川爲二子

坡
仙

ウ
ト
ク
ミ
ル

軔而振切。止
輪之轉者。去
軔輪動而車
行。故始啓行。
曰發軔。
輓。五結切。脆。
五忽切。脆。脆。
動搖不安之

場耳。余應聲曰：既目擊漁隊新戰場，何復問舊迹。戲謔百出，興懷未盡。衆曰：及今載殘魚，歸遺細君，豈不亦優舟中枕藉，興味索然乎？乃舍舟上車，月色如畫，一瞬馳騁，各取別路而歸。到家方午夜，婦藏斗酒，兒忍眠而俟，因亦團欒小酌就寢。不知甕江諸子各家餘興如何。

歸去來辭

陶

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

陶潛字元亮，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所著

胡爲不歸哉
胡不歸哉
胡不歸哉
胡不歸哉
胡不歸哉

有陶淵明集八卷

此篇非必有切實用，但其意興高遠，韻度蕭散，學者游息之暇，諷之，詠之，可以滌塵襟而生逸思。

矯巧，爲馬息止。

善悅

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驩。僮僕懽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

征夫，旅人。衡，門。三逕，三徑。松菊，猶存。携幼，携幼。入室，入室。有酒，有酒。盈樽，盈樽。引壺，引壺。觴以自酌，觴以自酌。眄庭，眄庭。柯以怡顏，柯以怡顏。倚南，倚南。牕以寄傲，牕以寄傲。審容，審容。膝之易安，膝之易安。園日，園日。涉以成趣，涉以成趣。門雖，門雖。設而常關，設而常關。策扶，策扶。老以流憩，老以流憩。時矯，時矯。首而遐觀，首而遐觀。雲無，雲無。心以出岫，心以出岫。鳥倦，鳥倦。飛而知還，飛而知還。景翳，景翳。翳以將入，翳以將入。撫孤，撫孤。松而盤桓，松而盤桓。歸去，歸去。來兮，來兮。請息，請息。交以絕遊，交以絕遊。世與，世與。我以相遺，我以相遺。復駕，復駕。言兮焉求，言兮焉求。悅親，悅親。戚之情話，戚之情話。樂琴，樂琴。書以消憂，書以消憂。農人，農人。告余以春及，告余以春及。將有事，將有事。於西疇，於西疇。或命，或命。巾車，巾車。或棹，或棹。孤舟，孤舟。既窈，既窈。窕以尋壑，窕以尋壑。亦崎，亦崎。嶇而經丘，嶇而經丘。木欣，木欣。欣以向榮，欣以向榮。泉涓，泉涓。涓而始流，涓而始流。善萬，善萬。物之得

去留
（目見）
懷樵

行休
死

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
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
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歸田園居

陶潛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

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

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

鷄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

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桃花源記

陶潛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
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續
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
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
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
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
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竝怡然自樂。見

拾

行休
死
去留
（目見）
懷樵

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尙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代悲白頭翁

劉廷芝

劉廷芝字希夷唐汝州人

舟中

恨

所著有詩集十卷

公子王孫推敬辭漢書曲陽侯王根為光祿大夫池

洛陽城東桃李花。	飛來飛去落誰家。
洛陽女兒惜顏色。	行逢落花長歎息。
今年花落顏色改。	明年花開復誰在。
已見松柏摧為薪。	更聞桑田變成海。
古人無復洛城東。	今人還對落花風。
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紅顏子。	應憐半死白頭翁。
此翁白頭真可憐。	伊昔紅顏美少年。
公子王孫芳樹下。	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祿池臺開錦繡。	將軍樓閣畫神仙。

昨構樓臺臺
上敷錦繡後
漢書大將軍
梁冀樓上畫
神仙

一朝臥病無相識。三春行樂在誰邊。
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
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悲。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
犍為武陽人
父早亡母何
氏更適人密
見養于祖母
劉氏以孝聞
侍疾日夜未
嘗解帶蜀亡
晉武帝徵為
太子洗馬詔
書累下郡縣
逼迫密上此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
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
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
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彊近之親。內
無應門五尺之童。孛孛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
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

疏

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
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
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
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
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
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歷職郎署。本
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
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

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慈烏夜啼

白居易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

烏鳥私情
結草
見

賴襄曰。敍議夾雜。而風神益適。不摹史遷。而得史遷神髓。恨不倩此筆作一部唐史。

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去。母歿喪不臨。哀哉若此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極勢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

鳥醜
鳥醜

罵一詬

尤トカレ

道フイレン
生シ殘レ兵
揮ハ一ハ竹
池ハ敵ハ軍ハ
池ハ敵ハ軍ハ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

比於逆亂
逆亂徒才人
 賴襄曰大聲
 一喝噤衆口
 而奪其氣見
 比逆亂設淫
 辭數句罵得
 痛快是韓公
 本色比史遷
 更覺生氣
 賴襄曰根上
 議論中擁兵
 坐觀來彼議
 渾融得體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
 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
 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
 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
 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
 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上甄
 上尾風
 上

賴襄曰。雜己
 所見聞言之
 故有俯仰感
 慨之致。吾知
 李翰傳。平平
 直敘。必無是
 等風神。不獨
 其筆力懸絕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
 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_{不敢死}在圍中。籍
 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
 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
 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

賴襄曰畫人物者寫畢點睛此即其法

施(一)復

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眾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眾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

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唐郭子儀平定安祿山之亂以功封汾陽王首段敘戰邠州卒是其剛正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于市不賺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

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嫗

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爲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

二段敘在涇州處焦令謨是其慈惠

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哺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臥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謨。謨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異，使人來諭謨。謨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

何以一之對取破

自恨死猶抱恨欲死後朱泚亂時謹尚在

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謨，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對天地？尚不媿奴隸耶？謨雖暴抗，然聞言則大媿，流汗不能食。曰：我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

三段，彼不污朱泚，是其清節。

沈德潛曰：凡逸事三，一寫其剛正，一寫其慈惠，一寫其清節。段段如生，至於以笏擊賊，此致命大節，人人共喻，不慮史官之遺也。後劉昫撰唐書，仍不采所上。

匹。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元和九年，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外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蔡閒，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鄆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

之狀，至宋祁始補入之。

宋鞏字子固，宋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元豐六年卒，年六十五。所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死字伏後，面處死案，婦人小夫知烈，伏不足觀公之大案。

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

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鬪，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

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

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閒。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

烈字節字呼
應篇首

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

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過平原作

文 天 祥

平原太守顏真卿

長安天子不知名

一朝漁陽動鼙鼓

大江以北無堅城

公家兄弟奮戈起

一十七郡連夏盟

賊聞失色分兵還

不敢長驅入咸京

明皇父子將西狩

由是靈武起義兵

唐家再造李郭力

若論牽制公威靈

頌泉

哀哉常山慘鈎舌。心歸朝廷氣不懾。
 崎嶇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節。
 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
 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
 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煙草中原土。
 公死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當天。

青石激忠烈也

白居易

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
 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
 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

離德

宋仁宗時杜
 衍富弼韓琦
 范仲淹為執
 政歐陽修余

傍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願為顏氏段氏
 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
 彼二人忠烈姿。義心若石屹不轉。死節名流
 確不移。如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
 各於其上題名諡。一置高山一沈水。陵谷
 雖遷碑獨存。骨化為塵名不死。長使不忠不
 烈臣。觀碑改節慕為人。慕為人。勸事君。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

靖王素蔡襄等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等不悅謀傾陷君子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元震進朋黨論公憂之上此論以破邪說仁宗因而感悟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竝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

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其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周文王武王

十八 史略

周武王姬姓。名發。后稷之十六世孫也。其父曰昌。有聖瑞。立爲西伯。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同。入界見畊者。皆遜畔。民俗皆讓長。二人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乃不見西伯而還。俱讓其田不取。漢南歸西伯者四十國。皆以爲受命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

有呂尙者。東海上人。窮困年老。漁釣至周。西伯將獵。卜之。曰非龍非虵。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尙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

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西伯卒。子發立。是為武王。東觀兵。至於盟津。是時諸侯不期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

紂不悛。王乃伐紂。載西伯木主以行。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義士也。扶而去之。王既滅殷。為天子。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作

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歿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遂餓而死。

伯夷頌

韓

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

賴襄曰。韓公一代作文滿家。其有大益於世教。吾竊以此篇為第一。
佐藤坦曰。措語一層深一層。

高

賴襄曰結處十五字如秋霜烈日此一篇主意却置之散場後出人意外極正大之論極奇變之文

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

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互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文天祥不屈刪修

宋史紀事本末

文天祥被執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

州廬陵人

零丁洋詩曰辛苦遭逢起一經千戈落
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沈風打萍皇恐灘邊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拯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

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頂，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孛羅曰：汝不肯說興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

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之臣也。予前辭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孛羅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孛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時元主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

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不果釋。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

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人以爲忠孝所感云。

正氣歌

文 天祥

正氣

至公至大乃
正氣之根原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
 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朝廷。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
 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
 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
 鬼神泣壯烈。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
 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
 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
 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
 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
 分作溝中瘠。如此再暑寒。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佗繆巧。
 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
 典刑在宿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論語抄十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學而篇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同上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同上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同上

君子成德人

三知吾身
漸身有之

文一詩經
六在禮
與射
出教

仁
時
悅

說
悅

愠
イセラス

鮮
ナシ

與手

忠
虚言

親
仁
有仁人

詩一詩經

校
ハ
ア
ア

詩一詩經
身成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泰伯篇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同上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篇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同上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衛靈公篇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同上

馮煖客孟嘗君

戰國策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

史記煖作驪

其言忠信行篤敬

言忠信行篤敬

言忠信行篤敬

言忠信行篤敬

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魚。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

責同債

憊與儒同

出記。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孟嘗君恠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憊愚。沈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

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金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附愛子其民。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日。孟嘗君顧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

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三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齋黃金千斤，文車二輛，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沈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馮

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也。

牽牛 梁惠王章句上

孟

子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

仲尼之徒

孟子章句

思以

寡人

胡斲齊臣

堂上

穀鯨、恐懼貌

曰。舍之。吾不忍其穀鯨。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少。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穀鯨。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一段是許王不忍之心可以致王

二段是啓王察識此不忍之心

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

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

三段是啓王擴充此不忍之心

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四段是言不能擴充由於與兵以求大欲

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

五段是言擴充不忍之心。則大欲可遂。其本在制民產。

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四端公孫丑章句上 註釋例

孟

子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內。讀為納。○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

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其善而以其惡而以為非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

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

景春滕文公章句下

孟

子

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從順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齊人驕妻妾

離婁章句下

孟

子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

希矣。

魚我所欲

告子章句上

孟

子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

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噓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舜發於畎畝之中

告子章句下孟

子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

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格言五則

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後漢書

劍雖利不礪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

說苑

學者不患才之不瞻而患志之不立

中論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

諸葛亮語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

愚必明雖柔必強

中庸

訂改新編漢文教科書 卷五終

明治四十年二月廿一日
 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廿九日
 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廿九日
 明治四十年二月廿一日

校訂者

編纂者

發行者

印刷者

印刷所

簡野道明

國語漢文研究會

三樹一郎

三島宇一郎

弘文堂

文部省檢定 濟

不許複製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表神保町二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東京市神田區南乘物町九、十番地

明治圖書株式會社

振替貯金口座四九九壹番
 振替貯金口座四九九壹番

(册五全)

定價	
一	金二十三錢
二、三	各金廿五錢
四、五	各金廿七錢

